

美国人 开拓 历程

丹尼尔·布尔斯廷著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by Daniel J. Boorstin

美国人 开拓历程

丹尼尔·布尔斯廷著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by Daniel J. Boorstin

© Copyright, 1958, by Daniel J. Boorstin
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Pan-American Copyright
Conventions. Published in New York by Random House, Inc., and
simultaneously in Toronto, Canada, by Random House of Canada Limited.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 Card Number: 58-9884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ress and Cultural Section,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Inc.

美国人 开拓历程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出版

1987年8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翻译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中国 北京）

校订者：美国新闻处（香港）



丹尼尔·布尔斯廷曾任国家历史与技术博物馆馆长，也是首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资深历史学家，又曾在芝加哥大学以普雷斯顿与斯特林·莫顿美国历史名教授的身份执教二十五年，他自一九七五年起是国会图书馆负责人之一。

布尔斯廷在牛津巴利奥学院时是罗兹学者，赢得令人钦羡的双项第一，他也是伦敦内寺法律学院出身的律师。他曾经在罗马大学、京都大学、波多黎各大学以及日内瓦大学任美国历史客座教授，是巴黎大学文理学院美国历史首任讲座教授，也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荣誉研究员及皮特美国历史与制度教授。他曾获剑桥大学颁给文学博士衔。

布尔斯廷博士生于佐治亚州，在俄克拉何马州成长，获哈佛大学最高荣誉文学士学位以及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他现为马萨诸塞律师会会员并曾执业。一九四四年往芝加哥前，他执教于哈佛及斯沃斯莫尔学院。

《美国人》是他涉猎最广的巨著，这套三部曲对美国历史的观点是崭新的。第三册《美国人：民主历程》（一九七三年），是每月书会的精选，并获普利策奖。布尔斯廷博士还得过其它许多奖项，其中包括《美国人：开拓历程》（一九五八年）所得的班克罗夫特奖，以及《美国人：建国历程》（一九六五年）所得的弗朗西斯·柏克曼奖。

他的新书《发现者》（一九八三年）也是每月书会的精选。

布尔斯廷博士的夫人鲁思·弗兰克尔是他所有著作的编辑。他们有三个儿子。

美国人 开拓历程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
开辟了一个新世界。”

——贾雷德·埃利奥特

陌生的海岸

威廉·布雷德福总督一六二〇年十一月中旬亲眼目睹“五月花”号船上的乘客登上北美大陆海岸时的情景，他作了如下报道：

“他们双膝跪下，感激上帝带他们越过了浩瀚汹涌的大洋，把他们从危险和苦难中解救出来，使他们安全无恙地又一次踏上了坚实的大地……现在他们越过了茫茫大洋和苦难之海之后……没有亲朋来欢迎他们，没有旅店来招待他们，为他们洗尘，也没有房屋，更没有城镇可以让他们歇脚，向他们提供帮助。圣经上记载基督的使徒及其同船的难友受到野蛮人热情的接待，恢复了精神体力，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怜悯，而这里残忍的野蛮人，当他们遇上时……却是最乐意用乱箭射他们。当时正好是冬天，他们在国内知道冬天是什么滋味，所以都能想象这里的冬天是寒冷的，常有凛冽的大风和凶猛可怕的风暴，这种天气，即使到熟悉的地方去也是危险的，更何况是去探索陌生的海岸呢？此外，他们在这里除了阴森可怕的、荒无人烟的原野、野兽和蛮人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而到底有多少野兽和蛮人，他们也不得而知。事实上，他们永远也不能登上毗斯迦山，从这荒凉的原野上看到美好的前景，产生希望，因此，他们只好乞求于苍天。他们从任何外界事物中既得不到安慰，也得不到满足。夏天已经过去，眼前是一片严冬萧瑟景象，整个大地树木林立，杂草丛生，满目是荒凉原始之色。回望身后则是他们刚越过的浩瀚大洋，而现在大洋已变成了他们与文明世界之间的重大障碍和鸿沟。”

* * *

没有一块“希望之乡”看来是如此毫无希望的。但在一个半世纪之内——甚至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这块与世隔绝、令人生畏的地方却变成了世界上比较“文明”的部分。一个新的文明国度的轮廓已经形成。这一切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目录

陌生的海岸

第一部分 幻想与现实	1
第一章 建立一座山巅之城	3
——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徒	
一 正教教义如何赋予清教徒务实精神	5
二 布道是美国的一个传统	11
三 探索“新英格兰方式”	17
四 清教徒的保守主义	22
五 清教徒如何抵制乌托邦理想的诱惑	32
第二章 创建心灵深处的种植园	35
——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	
六 对殉教的追求	37
七 掌权的考验：宣誓问题	43
八 掌权的考验：和平主义	53
九 教友会教徒是如何错误估计印第安人的	60
十 退出议会	65
十一 至善论的祸根	70
第三章 慈善事业的牺牲品——佐治亚的移民们	79
十二 一个平凡时代的利他主义	81
十三 伦敦为佐治亚乌托邦设计的蓝图	89
十四 一个依靠慈善赈济的殖民地	94

十五	福利计划的夭折	99
十六	利他主义的危险性	107
第四章	把传统移植过来的人们——弗吉尼亚人	109
十七	美国式的英国绅士	111
十八	从乡村绅士到种植园主资本家	117
十九	绅士政府	124
二十	乡亲邻里们的共和国	131
二十一	“讲求实际的善男信女”—— 一个没有主教的圣公会教会	139
二十二	“讲求实际的善男信女”—— 没有理论基础的信教自由	149
二十三	弗吉尼亚的公民们	159
第二部分	见解与体制	165
第五章	美国人的精神状态	167
二十四	异想天开者的哲学	169
二十五	信奉“不言而喻”的真理	172
二十六	自然形成的知识	180
二十七	重视博物学	186
第六章	教育全社会	193
二十八	社会参预大学管理	195
二十九	普及重于提高的高等教育	204
三十	一种理想——造就无显著差别的人	211
第七章	博学之士丧失了垄断地位	217
三十一	行业的流动性	219
三十二	非专业的律师	223
三十三	法律与政治融为一体	232

第八章 新世界的医药	237
三十四 自然康复与简单疗法	239
三十五 重视社会	250
三十六 普通医生	260
三十七 从经验中学习	266
第九章 北美科学的局限性	275
三十八 通俗科学：大众天文学	277
三十九 朴素的见解与奇妙的方法：电学	286
四十 边远地区的农业	295
第三部分 语言与印刷文字	303
第十章 新的一致性	305
四十一 美国口音	307
四十二 寻求标准化	315
四十三 书本文化：对拼字法的崇拜	323
第十一章 没有文化中枢的文化	333
四十四 “从同一个焦点散射出来的光线”	335
四十五 波士顿的“虔诚而有益的书籍”	339
四十六 为庄园生活服务的袖珍读物	345
四十七 费城：书籍市场是如何起作用的	351
四十八 没有诗人的诗	358
第十二章 保守的印刷出版业	363
四十九 书籍的衰落	365
五十 报纸的兴起	371
五十一 为什么殖民地的印刷品是保守的	377
五十二 “公家承印人”	385

第四部分 战争与外交	391
第十三章 全民皆兵的国家	393
五十三 防御战与质朴的外交	395
五十四 殖民地的民兵和战备的神话	404
五十五 保卫家园的原则与殖民地的“孤立主义”	409
五十六 非职业军人	416
重要名词中英对照表	429
重要人名中英对照表	435

第一部分

幻想与现实

“英国为它那些不安分守己的臣民，在遥远的地方买下了一大片土地。”

——亚当·斯密

美国的早期历史的确发人深省。在殖民地这片土地上乌托邦是行不通的。以下各章，我们将用事实说明欧洲的诸般梦想——郇山天国的梦想、至善论者的梦想、慈善家的梦想、移民者的梦想——在美国的现实中是如何破灭或转化的。新的文明是在新世界打破旧世界的种种习惯过程中诞生的，而不是按照预先的计划与目标产生出来的。



第一章

建立一座山巅之城

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清教徒

“我要讴歌基督教创造的奇迹。为逃避欧洲的腐败堕落，他们来到美洲的海滩；……感谢上帝庇祐，把印第安人的荒芜之地变得光辉灿烂。”

——科顿·马瑟

一六三〇年春天，三百五十吨重，装载着二十八门大炮、五十二名船员的“阿尔培拉”号正载着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未来的领导人横越大西洋向西驶去。“阿尔培拉”号船于当年三月二十九日从怀特岛的考威斯出发，直到六月下旬才抵达北美洲。乘客们有各种办法去消磨时间、加强团结和祈求上帝饶恕，但是最普遍的办法大概是布道会。这些人的领袖约翰·温思罗普在向同船各人讲道时，便已敲定了美国历史的基调。他预言说：“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上帝，如果上帝不再象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世人的笑柄。”三百年之后，人们重新追述当时的情况，谁都没能象温思罗普那样，把美国人的命运感表达得如此确切。通过阐述清教徒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命

运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是什么东西防止了它走向极端，使之不致发展成为狂热的乌托邦主义。

清教徒向误入歧途者提供的指导既不是书本知识，也不是成套的理论，而是他们亲身的经历。美国对全人类所作的启示不是空洞的告诫而是实际的行动，不是口头的教诲而是如何生活的楷模。因此，下面这个有点粗鄙的问题“那又怎么样？”从最早的时代开始就与人们对美国命运的信心联系在一起。

一

正教教义如何赋予 清教徒务实精神

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的道路正确，其信念之坚韧实无与伦比。早在殖民时期之初，弗朗西斯·希金森就在《新英格兰的种植园》一书中写道：“我们信奉的是真正的宗教，并接受全能上主的圣谕……因此，我们从不怀疑上帝与我们同在，既然如此，谁能与我们对抗？这一信念使我们得到无比的慰藉，同时帮助我们抵制了所有其它的念头。”

但是，他们的正教思想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清教徒与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的一般美国人相比，当然算是注重神学的。他们对关于人类堕落的理论、关于罪恶的理论、关于人类得救的理论、命定论、上帝选拔论和宗教皈依论等等都是津津乐道的。但是，在那个年代，他们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神学本身，而是神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尤其是在社会上的实践。从十七世纪的观点来看，他们对神学的兴趣应该说是非常实际的。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如何有系统地详尽阐明“真理”，而是如何使他们在北美的社会体现他们已经懂得的“真理”。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在如何把神学应用于实践方面作了卓越的实验。

清教徒居住在荒芜之地，远离欧洲那些研究学问的中心，远

离藏书丰富的各个大学图书馆，每天都要对付原始的北美大陆上无数的困难和危险，因此，他们没有条件去仔细研究神学和对其中的某些细节展开辩论。在瑞士的约翰·加尔文或在荷兰的威廉·艾姆斯才更有条件从事这类工作。但是要检验一种神学，证明一旦人们摒弃耶稣升天以来许多世纪根深蒂固的错误思想是否就能重建天国——则新英格兰乃是从事这项工作绝无仅有的理想场所。

虽然北美洲的清教徒把加尔文派的神学作为他们的出发点，但也仅仅是如此而已。他们从加尔文派神学出发，便立即转入实际生活里面。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在新英格兰几乎没有一本重要的纯神学理论著作面世。

这并非因为在新世界没有条件著书立说，而是因为北美洲的新居民对神学研究不感兴趣。反而，新英格兰的出版界和把自己著作寄往英国出版的新英格兰作家们，却发表了大量的讲道文集、校勘评注、“神意”集、法令集和出色的历史著作。可能除了罗杰·威廉斯之外，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于十八世纪中叶乔纳森·爱德华兹时期之前便没有出现过重要的研究神学的人物，可是罗杰·威廉斯却不属于新英格兰正教派的主流。而到十八世纪中叶，清教主义也已日薄西山了。

在新英格兰清教主义的鼎盛时期，所有重大的争论主题都不是神学方面的。当时的危机主要涉及应该由谁来统治新英格兰，约翰·温思罗普、托马斯·达德利和哈里·文三人之中应该由谁来当总督，不同社会阶层的权力和代表权是否应该改变，是否应该接受蔡尔德请愿书，是否应该制订法令规定对犯罪的惩处，总督助手是否有否决权，边沿城镇在殖民地议会的代表人数是否应该增加。甚至同安妮·哈钦森和罗杰·威廉斯的争论也主要是关于统治者的资格、权力和声望的问题。尽管清教徒是很注重神学的，但他们所争论的却是体制问题。

人们在探索跟政治研究有关的证据时，在对社会性质和政府

职能进行哲理探讨时，也获致同样的印象。这并非由于清教主义本身与这类研究格格不入；当时英国的清教徒就在辩论他们本身理论的具体观点，诸如：自由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在什么情况下清教徒应该抵制腐败的文职政府？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容忍多样化？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无需单从约翰·密尔顿这类大人物那里找证据。一六四七年至一六四九年期间克伦威尔手下的清教徒部队中军官之间的辩论，就表明他们的思想与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的思想是如何不同。他们并非知识分子，而是军人，也是实干家；可是连他们都撇开自己的身分来辩论革命的理论 and 主权学说来了。

在英国，“清教主义”当然比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要复杂得多。它包括许多有代表性的学说，从长老会派、独立教派、主张脱离国教的教派到平均派和一千年至福派都有。英国清教主义的核心究竟是哪一派，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英国清教徒内部激烈而生动的论争此起彼伏。而克伦威尔及其亲信必须对付的远不只是同派教友的批评。他们很清楚，在英国建立的任何社会都必须能容纳十几种教派——从教友派到浸礼会，色色俱全——因为所有这些教派都是以英国为基地的。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的文献便因充满论争而光辉耀目。

十七世纪的北美洲却完全没有英国清教主义者那种探索理论的劲头；因为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信奉的是正教。至少在最古老的第一代人在世的时期，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自行选择的居民都是英国国教的信徒。一六三七年该殖民地议会通过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人都必须先由地方长官证明其正教徒身分，否则不得入境定居。也许在麦卡伦法颁布之前，从来没有象这样要求入境移民成分纯之又纯的。约翰·温思罗普十分明确而坚决地维护这一法令。既然这里的社会是由其成员自愿组成的，为什么他们不能排斥危险人物或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物呢？支持颠覆者惠尔赖特的人又有什么权利要求进入这块殖民地呢？“如果我们通过痛苦的实践发觉，根据他本人的表述，他的意见不利于社会的安宁，那我